

[附]

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^{*}

(1884年1月12日)

来示以沪上市面疲敝，各公司股价骤跌，欲穷源竟委，下询刍蕘，不揣谫陋，谨为执事陈之。

中华自泰西互市以来，朝廷特简大臣主持商务，市厘之间宜有生色。乃近岁以来几有江河日下之势，或谓信息过灵，市情逕直；或谓厘捐太密，货本加昂。二说虽不为无因，然皆非本原之病也。本原之病，实因钱债案件未能认真办理，积习相沿，竟若倒账欠债无科罪之条。于是好利之徒乘时得势，但顾银钱着手事业恢张，不顾本重利微暗中亏蚀，外强中干，神衰形旺。如羸瘠之人，一遇感冒风邪，无不立时委顿，所谓死于千日，不死于一旦。不得不我虞尔诈，信义日漓，盈则归己，亏则累人，倒账之案遂日出而不穷。此致病之实在情形也。

今年法越构衅，久而不停，存资于人者深恐扰及商埠，皆思捆载而归，市面为之一紧；山西票号留银不放，市面为之更紧；泰西银行复不通借拆票，市面遂一朝决裂。何也？昔年票号□皆荟萃苏垣，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，资无此时之巨，专为汇兑为交易，而不放长期。军兴以来，藏富于官，票号结交官场，是以存资日富。迨东南底定，上海商埠日盛，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，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。银行始初仅通洋商，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，存银概不放息。自己巳年，余姚王某为汇丰通事，伊本庄伙深悉各庄底细，导银行放息，岁存庄家何止数百万。银根偶紧，通事即乘间居奇，至市上拆息有骤涨骤落之弊。十余年来，银行获息无算，王亦骤富，同乡中咸有快发财之名。溯查从前，钱庄新创不易，管事者必自揣居停，存本丰厚，始敢多放账面，量入为出。自票号、银行广放长期拆票以来，钱庄得此不竭之源，于是日开日多。庄伙认识银行、票号，不必仗东人存本即可指挥阔绰，经手权重，尾大不掉。职此之由，识者早谓票号、银行之款，可暂援不可久恃，若如取如携依为挹注，设遇市面风波，必有崩腾瓦解之一日，深切杞忧。无如人心贪得无厌，拆银便则放账滥。凡市上行号之声名洋溢者，钱庄不察虚实，□其盈门，平日招牌益好，则其存款益多，然必营运在外，断无窖藏于家，予人以息之理。一旦处处提回，四面受挤，奚能咄嗟立应，虽有典产事业，究非现款可用，

^{*} 本篇作者无明确署名，考诸内容应为《居易初集》第三卷中之《答友人论沪市情形之关系》的原文，因内容出入较大，故附录之。

势如破竹，倒若狂澜。此目前衰败之实在情形也。

或谓公司股票存趸银款，遂至市面受挤。然无论何项公司，存款仍在市中也。或谓公司购买机器，银款出洋所致。然出洋之款十不二三。何也？泰西各邦股份之所以通行日盛者，入股之人皆囊有余资，但图恒久之利，不问票价升沉；经办之人必成竹在胸，只求问心无愧，不计目前毁誉，久而久之，必有明效大验。所以西人股票皆视为世业，间有开矿等事成本全罄者，则其尽瘁竭忠，为众所谅。中国纠集公司，本系创举，承其乏者不尽内家，愿入股者亦未必尽谙西人贸易之经。去年忽见招商、开平等票逐渐飞涨，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，借资购股趋之若鹜，一公司出，不问好歹，不察底蕴，股份早已满额，麾之不去。一年之中，骤成公司一二十处。票多则价贱，贱则群思脱手。且此数十处中虚实不齐，市中有虎，讹言四起，新闻各报中又为刊登行市，传播遐迩。内地以耳为目，无从猜测，一见票价日跌，便视如废纸，争欲出售。弃愈多则受愈少，更有质票于人者，票价一落，受者急于催赎，押者实逼处此不能不滥价求售以顾目前。此股票日跌，滔滔不返之实在情形也。

至于各公司之孰得孰失，将兴将衰，局外旁观只悉梗概。招商一局，创设之初，仅借官款数十万，购买轮船四五号，洋商忽焉视之。合肥爵相于闾閻中破格求才，得唐景星、徐雨之两观察肩任艰巨。当斯时也，风气未开，招徕不易，二君惨淡经营，力图振作，兼并旗昌公司，增船至三十余号，纵横江海，无远勿届，凡黄浦江边要隘码头三分有二。怡和、太古轮船公司始各降心相从，与之立约，局中行本至有四五百万之多。光绪四、五年间，除股本百万外，官中存项多至二百余万，庄款多至一百七十八万，年年官利、存息不短丝毫。非二君之闻望素优，曷克臻此。旧岁股份涨后，股本招足二百万，又设立仁和、济和保险公司，相为维系。阅今年账略，除每船减折成本并分派官利一分外，尚余银七万。虹口北栈系念五万原本，得价四十万两让与洋商，此项赢余尚不在内。且存项陆续拨还，官款仅存九十余万，庄款仅存七十余万。办理日见起色，实无可以指摘。况国家征兵运饷得收无穷之效，南北大吏岂能不竭力维持。至徐观察欠人另项，乃各钱庄信托太深，即招牌愈好存款愈多之谓，今忽欲一旦收回，其何能支，不得已以一百八十万之产暂抵欠项一百三十万，已与各庄定约，局中并不相干。此招商公司之实在情形也。

织布一局，始刊章程约账，系据前次英国工师所拟，原定招股四十万，去年春因附股者多不获已，又加十万两。局中总揽大纲为龚仲人〔仁〕观察管官务，郑陶斋观察管商务，股票亦二君签名。郑君志趣绝俗，行不由径，为沪上第一等正人，有鉴于前次之失，事事过于谨细，其所聘

美国工师丹科，亦事必躬亲，方敢自信。光绪七年九月间，丹科携带各种华花赴欧洲试织，觉非掺用洋花不能以机器成纱织布。丹科殚精竭虑，阅十四月之久，改机至八九次，始能全织华花。当即定造机器，监制既成，于本年七月起程回华，机器亦分批运来。现已赶造局厂房屋，大约极速须期年告竣开织。又因去岁，沪上有人托名洋商欲办纺纱机局以相倾轧，嗣经南洋大臣禁止，局中复添办纺纱机器。现悉机器价值共需念八九万，造屋购基共需念三四万，以及此数年中洋人薪水、往返川资，并局中费用，综计全局告成须下本五十七八万。加以购花织布之需，照所集股本，尚缺十余万。若在市面平顺之时，以郑君之闻望，何难通融周转。偏值如此市面，惟赖主持商政者维持而调护之也。至于美工师之措置，既与英工师稍有区别，究竟将来有利几何，须待出布一年后方有把握。但布帛菽粟为人生必需之物，此局成后，苟每日所出布匹仍能如英工师所拟之约，则利息犹属可观。而其事之平稳，实较胜于各项公司，且可用男女佣工数百名，一年出布总在数十万，每年数十万金不再漏出外洋，又能养活多人，于中国大局不为无补。此织布公司之实在情形也。

电报自津沪线造成后，通行渐广，现在添办浙闽粤汉电线。浙江工程系王副将荣和经办，已抵浦城；福建工程系陈参将友定经办；广东工程系余太守昌宇经办，均已分头开工。汉口工程系姚参将靖戎经办，勘路已毕，亦将开工。大约明年三四月间一律造成。就现在集股八十万元而论，其已成通报之局津沪旧线外，仅浙省数处，约计通盘只有十分之四业已开局售报。然逐月所收报费，除开支一切局用经费，已有官利可望。此局在中国尚如萌芽始发，含苞未放，且为寰中独擅之业。局中刊有电报要略一书，阅后可知底蕴。此电报公司之实在情形也。

开矿求宝于地，收效迟速难以悬揣，就各省禀办，已收股份之开平、徐州、金州、荆门、池州、贵池煤铁矿；平泉、顺德、施宜、长乐、鹤峰铜矿；承德三山银矿；峰县煤矿。此十余处中，只有开平、峰县两处业已见煤。开平股本一百念万，用机器西法开挖，现在日可出煤五百余墩〔吨〕，每天官利、局用经费约需八百金，有煤二百五十墩〔吨〕即可抵每日之费。峰县股本十万两，用中法开挖，现在日可出煤三百墩〔吨〕，每天官利、局用经费约需四百千文，有煤一百六十墩〔吨〕即可抵每日之费。此外各矿须待开成以后方能核计利息。并闻长乐、荆门、施宜、顺德数处，已有停办散股之议。此矿务公司之实在情形也。

保险一端，平安无事，则无往不利，倘遇意外赔偿，则股本亦可全倾。但某公司有无赔项，以及数之多寡，旁观不易尽知，非遍阅各公司账略未能了然于胸。且不测之风波，即来日情形今日有难逆料者。此保险公

司之实在情形也。

总之，去年股票之骤涨，不在情理之中；今年股票之大落，亦出于情理之外。夫市面之有股票，犹钞票也。商埠广开，则现银匀散，渐觉其少，所赖钞票并用，得以市面流通。今忽将现银一齐收起，钞票概不通行，不啻如天气上升，地气下降，闭塞而成冬矣。试问收现银而归者，其能永远匿藏不出而权子母耶？必稍待时势安靖，再图营运，本年恐未易转圜也。白圭致富之法，不外人弃我取。如现在已成之轮船、电报、保险、开平各股票，照原价跌贱十仅五六，囊有余财，大可及时收买。如明年派息一分，已得利二分矣；派息分半，已得利三分矣。且此几项已成公司，官商相为维系，较之别项贸易必然悠久，即较买田开当亦觉利息倍厚。如防海疆有事，则虽窖口银亦未必竟能保守也。抑又思之，现在边防多故，皆思同仇敌忾，各省遭灾无不存心拯溺，然欲安内攘外，必求财力有余。欲求财力有余，首在保全商务。欲求保全商务，全在流通股票。欲求流通股票，尤在办事者有实心，与股者有恒心，勿存私见，勿惑人言，庶令藏钞于家，还筹于市，挹注周转，利赖无穷。如曰中国行商坐贾本所固有，何必用夷变夏，公司集股。不知风气变迁，虽圣君贤相莫之能遏。上古邦畿千里，易事通工只此粟布，秦汉混一天下，始行钱钞之法。迨乎元代遂通海舶，沿及此时，中外一家，直开千古未有之变局。既不能闭关绝市，即不能不争富竞强。然古之所谓富强者，只需有人有财，今则时局迥异，非有铁路、轮船、电报，万万不能与泰西争强，非开采五金煤铁等矿，万万不能与泰西竞富。查西商巨本贸易，无不裘成集腋，彼国家又实力保护，上下相维，所以多财善贾，无往不利。行商若行军，然华人之店铺行栈譬之一乡一邑之团练，西商公司则如已成之队伍，今欲两阵相角，以乡团而挡大敌，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。即如上海一埠，向推沙船为大宗，全盛世何止二三千号，自有轮船夹板后，沙船无以自存，如果早思变计，断不至此，是亦一证也。当轴名公烛照机先，倡导商民仿集公司，实为借法自强之要策。然事事须集商股，即事事须得人而理，中国能办公司之才尚不多见，非公司之不可行也。今既不分轩轻，一概披靡，非有殷富绅商放出眼光，决择稳妥股票多为收存，恐市面难以流通，商务从此不振，税厘日绌，本实先拨。审是，则收买已成公司贱价股票，实为保商急务；整顿未成公司办理章程，实为保商善后，而要不外乎严办亏倒之案，以抉其本原大病，俾使市厘之间信而能立，而公司股票亦永无大涨大跌之弊焉。是否有当，伏乞高明教之。肃复敬颂升安。

《申报》1884年1月12日